

精本雲英初志

歸葉山房印行

虞初志卷六

高力士外傳

唐書

袁石公評
內官不過
供洒掃服
御之役何
與朝廷至
計力士一
親先朝舊
物與懷節
儉具以奏
聞當不下
房杜諸公
附考
力士馮盎
曾孫中人
高延福養
為子故冒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兔一耳根釵子一歎
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
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日山川雷隱草木風生陳千官
朝見之儀具九賓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須臾鼓聲四振雲
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不可得而稱也至
寢宮問曰所留示朕者何在力士趨入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
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此曾何足言即命史官書之典冊二十三年
後上忽言曰朕親主六合二十餘年兩都往來甚覺勞弊欲久住關內其
可致焉三問羣臣卿士皆云江淮漕運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為計上

其姓謹密
善傳詔令
傾心附結
平韋氏誅
蕭岑知內
省侍未嘗
出殿帷中
帝嘗呼為
老揣又云
力士當上
我寢乃安
東宮兄事
之上欲定
嗣林甫等
皆屬壽王
力士建議
立長儲嗣
遂定
屠赤水評
瀝膽披肝
而風議更
覺婉映
袁石公評
從劉切

甚不悅。後李林甫用紫曜之謀，爰興變造，牛仙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糴數年之中，甚覺寬貸。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朕自佳關內，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無事，高止黃屋吐故納新，軍國之謀，委以林甫。」卿謂何如？高公頓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酒，往往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恒，十年以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賤，言訪芻蕘，縱欲上陳，無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仙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即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蓄，棄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順動以時，不逾古制，征稅有典，自合恒規，則人不告勞，物無虛費，軍國之柄，未可假人，威權之聲，振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興言？伏惟陛下圖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多言事，今所敷奏，未會朕心。』」乃頓首曰：「臣生於夷狄之國，長自昇平之代，一承恩渥三十餘

得諫諍體
湯若士評
畫若指掌
屠赤水評
此第一要
語也不為
林甫所攝
而敢言此
高公何人
哉

袁石公評
自然無事
不知天下
從此多事
矣

袁石公評
不激不隨
當令聞之
者解頤思

年嘗願粉骨碎身以裨玄化竭誠盡節上答皇慈頃緣風疾所侵遂使言辭舛謬今所塵黷不稱天心合當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與卿休戚共同何須憂慮命左右曰即置酒為樂無使懷憂左右皆稱萬歲從此便住內宅不接人事及開元之末天寶之初陳希烈上玄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之瑞貴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吉張俞興黨錮之獄楊裴韋李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道路以目祿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上又言曰朕年事漸高心力有限朝廷細務委以宰臣藩戎不警付之邊將自然無事日益寬閑卿謂如何高公曰比在內宅不知時議近於閣門外見諸道奏事人說雲南頻有喪律陛下何以禦之北兵近甚精強陛下何以制之但以皇威遠震聖澤旁流足以吞食鯨鯢剪滅封豕諸餘纖介曾何足云臣恐無備於不虞卒有成於滋蔓然後禁止不亦難乎上曰卿之所疾漸亦痊除今日奏陳雅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以問卿卿慎勿言杜復泄露應須方便然

之者神筆

湯若士評
言辭簡鍛
意致淋漓

袁石公評
數段雖屬
對仗而骨
力精悍大
殊六朝靡
靡之音

虞神忠

卷六

可改張高公頌首謝曰以陛下至聖微臣至愚幸契天心不勝欣慶其後
楊李爭權競相傾奪王刑不軌成就誅夷十二年冬林甫云亡國忠作相
先酬宿憾林甫被琢棺之刑寧俟後圖國忠播宣淫之恥十三年秋大雨
晝夜六十日陳希烈罷相韋見素持衡上因左右無人謂高公曰自天寶
十年之後朕數有疑果致天災以殃萬姓雖韋陳改轍楊李殊塗終未通
朕懷卿愍無言何以為意高公伏奏曰開元二十年已前宰臣受職不敢
失墜邊將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權假於宰相法令不行災青備於歲
時陰陽失度縱為軫慮難以獲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
年冬安祿山作逆起自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貢囚李芝於真定劫光翽
於太原長驅兩河將吞九鼎叢爾戎羯乘我不虞國家久致昇平不修兵
甲卒徵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軍遂使張介然喪律於陳留封常清棄甲
於汜水東京已陷西土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鎮哥舒於關上交鋒縱

湯若士評
以四六走
聯歷叙時
事殊覺氣
沉雄而語
悲壯
磨赤水評
到此方省
前言玄宗
為噬臍高
公為扼腕
矣

袁石公評
不敢阿意
承旨辛旦
夕之安以

竊向歷半年斬將奪旗不逾信宿兵疲師老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之軍
務令速進火拔莫祿山之黨更却先投烽火遍照於川原羽書交馳於道
路西京於焉失守萬姓及此騷然十五載六月十二日有詔移仗未央宮
十三日有詔幸巴蜀至延秋門外上駐馬謂高公曰卿往日之言是今日
之事朕之歷數尚亦有餘不須憂懼扈從至馬嵬山百姓驚惶六軍奮怒
國忠方進咸即誅夷號國太真一時連坐肅宗減隨駕兵馬復至咸陽未
振軍容師徒小却長驅卒乘北至朔方七日萬人勸進讓不獲已乃即皇
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皇於成都改元為至德元年成都宣赦上皇謂
高公曰我兒嗣位應天順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與朕亦有何憂高
公伏奏曰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四十餘年天下無事一朝兩京失守
萬姓流亡西蜀朔方皆為警蹕之地河南漢北盡為征戰之場天下之臣
莫不增痛陛下謂臣曰卿之與朕復何憂哉臣未敢奉詔臣聞主憂臣辱

死辱之義
深自刻責
宜堅之輩
如此絕少
屠赤水評
川原迷舊
國道路入
邊城撫景
傷懷應難
遺恨

湯若士評
只此二句
便是宰相
品

袁石公評
玄宗云朕
之歷數尚
自有餘觀
氣候都變
却也不爽

主辱臣死。死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餘喘。親蒙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臨蜀郡。往來表疏。道路相望。知兩京有尅復之期。兆人仰來。蘇之慶。仍皇情未暢。臣下多虞。及出劔門。到巴蜀。井邑氣候風雲。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而增恨。應需扈從。皆同此心。賴節度使崔圓以忠懇至誠。恐皇恩軫慮。凡所進奉。不越時宜。應修殿宇。不勦人力。上為之悅。左右皆稱萬歲。上曰。崔圓可謂大臣歟。即日拜相。西南之俗。無不欣然。後崔相欲赴行在。未測聖情。上覺其憂懼。謂高公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邃。理識弘通。比諸宰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果如上言。且蜀中風土有異。中原秋熱冬溫。晝晴夜雨。事之常也。及駕出劔門。到巴蜀。氣候都變。不異兩京。九月十九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色。詔即令着袍。至二十一日。百官盡衣袍立朝。不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兩京動靜。無不盡知。二年正月。祿山為子慶緒所殺。慶緒偽立。兇謀逆計。主以嚴莊。偽勅偽書。

袁石公評
祿山見殺
于慶緒慶
緒見殺於
思明思明
復見殺於
朝義自相
併戮誅夷
殆盡雖是
千古大變
實是千古
大快

出於高尚。但置酒為樂。餘無所圖。上謂高公曰。皇帝久在鳳翔。兵威大震。兇徒逆黨。即應殄滅。高公伏奏曰。逆賊背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魚肉。其可久乎。九月。皇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書令郭子儀。驅百萬之熊羆。吞二京之蚊蚋。不逾旬月。收復兩都。慶緒北走於鄴中。王師續圍於城下。至乾元元年。慶緒為逆賊史思明所殺。王師失利。再陷洛陽。李光弼作鎮於河陽。郭英乂次安於虢。路上元元年。為子朝義所殺。至寶應元年。却收洛陽。朝義奔走。不知所在。上皇謂高公曰。安史二逆賊。父子相次伏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也。高公曰。皇帝聖化人戴。無窮。陛下仁德福流萬葉。凡是兇醜。自合誅夷。不勝慶快之至。初至德二年十一月。詔迎太上皇於西蜀。十二月。至鳳翔。被賊臣李輔國。詔外隨駕甲仗。上皇曰。臨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由。欲至城。皇帝具儀仗出城迎候。二聖相見。泣涕久之。傾城道俗。一時忭舞。便於興慶宮安置。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溫泉。

屠赤水評
祿山之孽
方平輔國
之奸又出
天歟抑亦
用人者之
過也

袁石公評
即位靈武
已有叛父
之譏且歸
南內忍出
人子之口
輔國以鐵
騎逼御馬
其不手刃
君父者幾

宮二十日却歸因此被賊臣李輔國陰謀不軌欲令猜阻更樹勲庸移伏之端莫不由此輔國趨馳末品小了纖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貪愍軍戎冀清海內不暇揀擇左右屏棄回邪遂使輔國榮惑兩宮戕傷萬姓恣行威福不懼典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高公竄謫巫州皆輔國之計也上皇在興慶宮先留廐馬三百匹欲移仗前一日輔國矯詔索所留馬惟留十匹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曰常用輔國之謀我兒不得終孝道明早向北內及曉至北內皇帝使人起拜云兩日來疹病不復親起拜伏伏願且留喫飯飯畢又曰伏願且歸南內行欲至夾城忽聞憂憂聲上驚回顧見輔國領鐵騎數百人便逼近御馬輔國便持御馬高公驚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禮義何得驚御輔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即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即攏御馬直至西內安置自辰及酉然後老宮婢十數人將隨身衣物至一時號泣上

希耳滔天之罪其可

言哉

又評

斬從者以

憐高公此

高公以憐

太上輔國

逆臣無論

矣肅宗儼

然元后而

無父無君

至此乎屠

赤水評舉

目悲憤觸

處嗟悼頃

刻那可少

高公莫悅

聖情思之

真欲得墮

袁石公評
同病相憐

皇止之皆輔國矯詔之所為也。聖上寧得知之乎。上皇謂高公曰：興慶是
吾王地。吾頻讓與皇帝。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為輔國所制。正愜我本懷。進
御人令撤肉。便處分尚食。明日已後。不須進肉食。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
掃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莫說聖情。經
十餘日。高公患瘡。勅於功臣閣下避瘡。日晚。聞門外有人問。稱是啖庭瑤
云。聖人喚阿翁。問曾見太上皇未。曰：見了。高公亦不敢辭。即隨庭瑤至閤
門外。日晚。見內養將一卷文書狀云：使看。略見少多。皆是罷職。却被索。將
附奏云：臣合死已久。聖恩含忍。容至今日。所看事狀。並不曾聞。伏願得親
辭聖顏。然後受戮。死亦無恨。明日有制。力士潛通逆黨。曲附兇徒。既懷梟
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頗効勤勞。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
巫州。九月三十日。至巫州。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餘衣糧。纔至數月。殷憂
待罪。首尾三年。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謫至夷州。與第五相飲。

賦詩慰藉
放置之餘
却不可少
此

又評
高公赤心
千載如見
後朝恩元
振輩流毒
縉紳幾隕
宗社何賢
愚之不相
及也
湯若士評
凄惻數言
讀之哽噎
屠赤水評
代宗復爵

賦詩曰烟燼眼落膜瘡染面朱虞謂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可以堪左右
聞之皆為揮涕又於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喫便賦詩曰兩京秤斤買五
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為羹甚美或登山臨水以永
終日至元年建辰月有制流人一切放還至建巳月二聖昇遐今上即位
改元為寶應元年六月巫州二聖遺詔到號天叩地悲不自勝制服持喪
禮過常度每一號慟數迴氣絕晝夜無時傷感行路恨不得親奉陵寢而
使永隔幽明哀毀既深哽咽成疾七月發巫山至朗州八月病漸亟謂左
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既貴且壽死何
恨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攀號不迨孤魂旅櫬飄泊何依泣下霑襟視之盡
血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遠近聞之莫
不傷歎九月靈輓發朗州十一月至襄州有詔令復舊官爵追贈廣州都
督喪事行李一切官給陪葬玄宗陵高公所生母麥氏即隋將鐵杖曹孫

給喪庶酬
高公萬一
至陪葬泰
陵大足慰
攀號苦心
目且瞑矣
湯若士評
餘音酸楚
袁石公評
高公豈第
忠臣抑亦
孝子每讀
一段便欲
捧心

入評
指出輔國
流竄諸賢
幾空人國

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背上七黑
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環吾亦
留看待見汝伺之慎勿忘却即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瀧州雖使人
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胸前有
黑子在否即解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
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
曰驗七黑於子心辨雙環於母臂即此事也其妻東平呂氏故岐州刺史
玄悟之女躬行婦道有逾常禮大理司直太原郭湜曰李輔國謬承恩寵
竊弄威權蒙蔽聖聰恣行兇醜所持刑憲皆涉回邪即有敬毛裴畢之流
起周代索丘之獄既無所措難以圖存使天下之心自然搖矣但經推案
先沒家貲不死則流動逾千計黔中道此一色尤多則三故相裴冕張鎰
第五琦是也一大夫賀蘭進明是也六中丞鄭叔清暢灌韋利見皇甫銳

的是千古
罪案

屠赤水評
低回俯仰
覺此恨悠
悠

湯若士評
此傳可補
開元遺事
較他作徒

張萬頃、毛若虛是也。七御史：李融、屈無易、孫昌胤、孫瑩、宋晦、嚴銳、畢曜是也。三員外：張渭、張之緒、李宣是也。一左丞：皇甫鎔是也。一郡王：瑤是也。一開府：力士是也。遺評補博卿、監司、舍將軍、列卿、州牧、縣宰已下，散在諸郡，不可盡紀。從至德至寶應，向二千人，及承恩放還，十二三矣。嗟乎！淫刑以逞，誰得無罪？是同病者，報以誌之。况與高公俱櫻譴累，每接言論，敢不書紳。豈謂懷輔弼之元勳，當休明之聖代，卒為讒佞所惑，生死銜冤，悲夫。

湯若士評

叙上皇燕言首尾甚詳，讀之有無限悽憤，起結二段更烟

波跌宕

東城老父傳

唐陳鴻祖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

為怪誕語
者自別

袁石公評
天子好門
雞則雞之
諸勝畢集
尤而效之
者遂至破
產市雞識
者以為亂
階自此始
矣

拽倒牛以材官為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
奉睿宗朝羣后遂為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
歲趨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
節闢雞戲及即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
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
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為
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水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為雞坊小兒衣
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
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
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為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
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三百從封東嶽父
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為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

又評
昌父景雲
功臣也以
子弄雞故
始得禮葬
乘傳洛陽
不然太山
下一枯骸
耳雞寧不
貴于功臣
哉
屠赤水評
服彩續紛
大好點綴
袁石公評
悉狀門雞
之妙抑怒
待勝句更
為門雞傳
神昌其記
渚之流歟

年三月衣闔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為神雞童時人為之語曰
生兒不用識文字闔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
能令金鉅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輦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特道挽喪車
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為千秋節賜天下
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為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與
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
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羣雞叙立于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
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强者前弱
者後隨昌鴈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於竿頭者索
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宗為娶梨園弟子
潘大同女男服佩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
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

唐亦水評
優旗云冠
從東方來
侵麋鹿觸
之陷洛之
日金毫錢
距高冠昂
尾能使一
抵觸否
袁石公評
二十四郡
曹無義士
若昌者可
謂得所飯
依矣
湯若士評
寵澤已休
愛緣復斷
際此何以
為情
袁石公評
頗愜幽趣
居然不俗
又評

乎。上生於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門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悞。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輦。夜出便門。馬踏道甯。傷足不能進。伏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為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顚顚。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旨。大曆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往東市海池。立陀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晝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為

屈膝降賊
只為富貴
功名割捨
不斷昌能
屏絕妻兒
茹苦食淡
是大有決
烈丈夫五
百小兒中
應無昌比

屠赤水評
從容恬雅
更有轉折
之妙
袁石公評
淡淡說出
縷縷分明
數見字只
是指述絕
不議論不

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卧草席絮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真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潁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烟聞於道。下馬觀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年以門難求媚於上。上倡優畜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也。然有以為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為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輦河間薊州傭調繒布。駕轡連軌。全入關門。輸於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